

# 知晓我姓名 *Chanel Miller*

Know

My Name

[美] 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Chanel Miller



知晓我姓名

[美] 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知晓我姓名

[美] 香奈儿·米勒 著  
陈毓飞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沁  
营销编辑：杨朗  
封扉设计：赵瑾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12.25 字数：235,000 插页：2

2020年7月第1版 2020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59.00元

ISBN：978-7-208-16495-6 / I·189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晓我姓名 / (美) 香奈儿·米勒 (Chanel Miller)  
著；陈毓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Know My Name  
ISBN 978-7-208-16495-6

I. ①知… II. ①香…②陈… III. ①传记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93421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文  
景

---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献给妈妈、爸爸和蒂菲



## 前 言

我总是把“subpoena（传票）”拼写成“subpeena”，这似乎意味着我不够资格讲这个故事。但是所有的法庭记录都供全世界使用，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在网上。我写下的不是终极的真相，却是我尽一己之全力所做的述说。如果你想要通过我的眼睛和耳朵来了解我胸膛里是什么感觉，想要知道在庭审期间躲在卫生间是什么感受，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我尽我所能讲述出来，你可以自取所需。

2015年1月，我22岁，在我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特工作和生活。我参加了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派对，然后在户外的空地上被性侵了。两个路过的人看到，阻止了他，并救了我。过去的生活离开了我，而新的生活开始了。为了保护隐私，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我变成了埃米莉·多伊。

在这个故事里，我将称呼辩护律师为“辩方”，称呼主审法官为“法官”。他们将在这里展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这不是针对个人的控诉，不是一场反击战，不是列举一份黑名单，也不是一次对事件的重写。我相信我们都是多维度的存在，而在法庭上，被扁平化、被特征化、被贴错标签、被诽谤，都会使人感到

受伤，所以我不会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我会使用布罗克的真名，但事实是：他也可以是布拉德、布罗迪或本森，名字无关紧要。关键不在于他们的个体意义，而在于他们的共性，在于所有人造就了一个漏洞百出的体系。我尝试消化体内的痛苦，面对这段过往，找到一种方式与这些记忆共同生活并与之成为一体。我想将他们抛于身后，继续前行。最终，我不给他们命名，我说出我自己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香奈儿。

我是一名受害者。对这个词，我没有疑虑不安，只知道这就是我的全部。然而，我并不是“布罗克·特纳的受害者”。我不是他的任何东西。我不属于他。我还是半个华裔。我的中文名是张小夏，翻译成英语的意思是“小小的夏天”。我以夏天命名，是因为：

我生于6月。

“夏”也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夏”听起来像“香”。

香奈儿。

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任何形式的插入行为都认定为强奸。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只有性器官插入行为才被认定为强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避免称他为强奸犯，害怕被人纠正。法律上的界定是重要的。我的界定同样重要。他把手塞进了我身体的一个腔孔。我相信，他不能仅仅因为没时间完成就逃脱这一称号。

除了罪行本身，类似案件最令人悲伤之处在于受害者开始

相信她自身的存在是一种耻辱。我希望能消除这些观念。我虽然使用了“她”这个字，但不管你是男性、跨性别者或非常规性别者，无论你选择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确定身份并存在，如果你在生活中遭遇过性暴力，我力求能保护你。而对那些曾把我渐渐从黑暗中托举出来的人，我想道一声感谢。



你若是知道了自己的名字，你就必须记牢它，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用笔写下来并记住，  
你死后，它也会跟着消亡。

——托妮·莫里森<sup>[1]</sup>

一开始，我太年轻，对自己太陌生，  
自我几乎不存在。我不得不走进世界，  
看见它，倾听它，回应它，之后我才完全了解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想成为什么。

——玛丽·奥利弗<sup>[2]</sup>《上游》

---

[1] Toni Morrison (1931—2019)，美国小说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作家，代表作有《宠儿》《所罗门之歌》等。——中译注，下同。

[2] Mary Oliver (1935—2019)，美国当代诗人，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诗歌奖，著有诗集《夜晚的旅行者》《灯光的屋宇》等。

……这是我们的责任，关乎紧要。

——亚历山大·契<sup>[1]</sup>

---

[1] Alexander Chee (1967— )，美国当代韩裔作家，著有《爱丁堡》《夜之女王》等小说，现为达特茅斯学院英语与创意写作系副教授。

我很害羞。小学的时候演一个关于游猎的戏剧，别人都扮动物，只有我扮的是草。在演讲大厅里，我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在体育课上，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如果别人撞到了我，我会道歉。街上散发的每张传单我都会接。我总是把购物手推车归到原位。如果咖啡店柜台上的调味奶用完了，我就喝黑咖啡。如果我在别人家过夜，毯子看起来就像没碰过一样平整。

我从未给自己办过生日派对。在请别人打开暖气之前，我早已套上三件毛衣。棋盘游戏玩输了，我也不生气。我把硬币草草塞进钱包里，免得挡了后面排队结账的人。小时候，我想长大后去扮吉祥物，这样我就可以既跳舞又不被别人看到。

小学时，我是唯一连续两年被选为冲突调解员的学生。我的工作穿着是一件绿马甲在操场上巡逻。如果有人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就会来找我，而我会教他们用“我的意思是”沟通法，比如，告诉对方“当你……的时候，我感觉……”。一次，有个幼儿园小朋友向我求助说，他们每个人可以有十秒钟玩秋千，但是在她玩的时候，孩子们会数“一只猫，两只猫，三只猫”，而轮到男孩们玩，他们就数“一只大河马，两只大河马”，所以他们

玩得更久。于是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家都数“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我一辈子都是用老虎来数数的。

我在此介绍自己，因为在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既无姓名亦无身份。我既没有性格特征，也没有主动行为。我被发现时身体半裸，孤身一人，不省人事。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明。人们找来警察，叫醒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让他来看看认不认得我，并询问相关目击者。没有人知道我属于哪个院系，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我的记忆如是告诉我：2015年1月17日，是个周六，我住在帕罗阿尔托我父母家里。我的妹妹蒂法妮在加州理工念大三，她沿海岸线开了3个小时车北上 come 度周末长假。在家里，她通常跟朋友一起聚会，但偶尔也会留些时间给我。傍晚我俩接上她的朋友朱莉娅，一个斯坦福的学生，开车去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sup>[1]</sup>，看落日将群山染成金黄。天色暗下来，我们在一家墨西哥快餐店前停了下来。我们热烈讨论着鸽子会在哪儿睡觉，争论着把卫生纸折成方形的人多还是就把它揉成一团的人多（我认为是前者，而蒂法妮认为是后者）。蒂法妮和朱莉娅提起她们那天晚上要去斯坦福校园里参加一个卡巴奥发兄弟会<sup>[2]</sup>的派对。我正把绿色的洋葱调味酱舀进一个小小的塑料杯里，没怎么留意她们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爸爸煮了西兰花和藜麦。他把藜麦叫作“qwee-noah”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呼小叫，“这叫 keen-wah，爸，

---

[1] Arastradero Preserve，自然保护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托市。

[2] Kappa Alpha，美国大学内的男生社团组织。

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们用纸盘盛着吃，省得洗盘子。蒂法妮的另外两个朋友，科琳和特蕾，带来了一瓶香槟。原计划是她们三个去斯坦福跟朱莉娅会合。她们说：“你应该来啊。”我说：“我可以去吗？我去的话不会尴尬吧？”我会是聚会上年纪最大的人。我冲了个澡，还唱着歌，在一堆袜子里找内衣，在角落里找到一条发旧的圆点花纹三角裤。我穿上一条紧身的炭灰色裙子，戴上一条沉甸甸的红色小宝石吊坠银项链，套一件有褐色大纽扣的燕麦色羊毛开衫。我坐在棕色地毯上给我那双咖啡色军靴系鞋带，盘成髻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我家厨房的壁纸是蓝黄条纹的。一口旧钟和木制橱柜靠着墙，门框刻着我们历年的身高（如果量身高时穿了鞋就画个小小的鞋子的符号）。打开橱柜的门，我们只能找到威士忌；而冰箱里仅有的调酒软饮料是豆浆和青柠汁。仅有的烈酒杯是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和夏威夷毛伊岛家庭旅行时买到的，那时我和蒂法妮收集它们给我们的毛绒动物玩具当小杯子用。我毫无顾忌地喝纯威士忌，自由而随意，就像你常随口说的那样：“我当然会参加你表弟的成人礼，唯一条件是你得把我灌醉。”

我们让妈妈开车载我们去斯坦福，走福特希尔高速公路只要7分钟。斯坦福就是我的后院，我的社区，过去很多年里，父母在这里雇了好几个便宜的家教。我在这个校园长大，参加草坪上搭帐篷的夏令营，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炸鸡块溜出餐厅，跟教授们一起吃晚饭，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的父母。妈妈在斯坦福书店附近让我们下车，下雨天她会从这里给我们带热可可和玛德琳小蛋糕。

我们步行了5分钟，顺着人行道的斜坡向下，来到松树下的一间大房子。一个上嘴唇留有细小胡须痕迹的人放我们进去。我在兄弟会的厨房找到一个提供苏打水和果汁的饮料机，便开始拍下按钮，调制软饮，并自卖自夸说这是红莓汁。“叮咚！现在为女士们提供红莓汁！卡巴奥发，卡巴奥发全天提供！”人群开始涌进来。灯熄灭了。

我们站在前门旁的一张桌子边，像个迎宾委员会，展开双臂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看着女孩们走进来的样子，头半缩在肩膀里，怯生生地微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了解那种神色，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感觉的。上大学的时候，兄弟会是一个排斥外来者的王国，充满噪音、能量爆棚又激动不已，年轻人在那里欢呼雀跃，体格健壮的男性则占主导地位。大学毕业以后，兄弟会就充满令人生厌的酸腐气息、满地散落的薄纸杯，在那儿，你听得见鞋底从黏糊糊的地板上抬起来时发出的声音，潘趣酒<sup>[1]</sup>喝着像涂料稀释剂，坐便器边缘上粘着几缕黑色小卷毛。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塑料瓶的伏特加。我像是在沙漠中找到水一样小心抱着它。保佑我吧。我把酒倒进杯子，又把它扔回去。人们在桌上互相碰来撞去，像小企鹅似的摇摇摆摆。我独自站在一把椅子上，双手在空中挥舞，如同一片喝醉的海藻，直到我妹妹把我扶下来。我们上外头灌木丛里小解。我和朱莉娅开始肆意说唱。我开始唱“干燥的皮肤”，想不出任

---

[1] Punch，一种由葡萄酒、烈酒或果汁添加糖或香料而成的饮料。

何跟“丝塔芙”<sup>[1]</sup>押韵的词，卡住了。

地下室里满是人，溢到了水泥露台上的光点那里。我们站在几个矮个子白人旁边。他们把帽子倒着戴，像是小心翼翼地防止脖子在这大晚上的室内被晒黑似的。我抿了一小口温热的啤酒，说这尝起来像尿，就把它递给了妹妹。我感到无聊，人很放松，喝醉了，非常累，而离家只有10分钟路程。我比周围的一切都更年长。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记忆变成一片空白，卷轴在这儿断了。

直至今日，我仍然相信那天晚上我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重要的，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记忆。但这些事会被无情地重新提起，一次又一次。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将被切开、被衡量、被计算，被呈现给公众来评判。一切都因为，这个派对的某个角落，有他在。

---

太亮了。我眨了眨眼，看到双手手背上结着褐色的血迹。我右手绷带已经松动，黏合剂失效了。我想知道自己在这儿多久了。我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一张成人床，两侧都有塑料护栏。墙是白的，地板抛过光。有什么东西深深刺进了我的胳膊肘，白纱带缠得太紧了，手臂上的肉都凸了出来。我试着把手指插进绷带，但手指太粗。我朝左看。两个男人正盯着我。一个年长的非裔美国人，穿着斯坦福的红色防风夹克，另一个是白人，穿着黑

---

[1] Cetaphil，日化品牌，其润肤乳产品比较知名。